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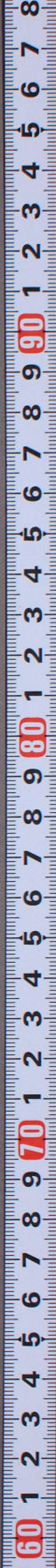
星湖僿說 六

人事部

卷之十七

廿九

1489  
7-8



門 4加3  
統 1489  
卷 17-8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科制本高麗	廟制	雜役米
天堂地獄	倒置	中表婚
麻疹	人法相維	歐陽玄文
道統	真泚嫡傳	心大心小
匹夫體天	種綿法	宦官宮妾
閭家五梁	朝鮮人難馴	奧主
瞻仰人主	桓公進賢于先祖	
禁兵較藝	管鮑	率禮定名



尾屋	山城樹果	薦拔畎畝
社倉	朱子行狀	易進之人
灾異責免	驕奢	高麗經科
郡邑辟召	卒伍等第	祀官摘奸
改易道名	田制	俗節
慶科	諫職	治盜
權攝執真	西北民心	偵探
進侍宣召	致仕	面手不掩
三部脉	舉主連坐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科制本高麗

今之及第出身者其紅牌上既書第次又繼之以望字望者物望也高麗自元宗時各於八格卷子背上望科次以啓此其所本也今之直赴殿試者謂之恩賜高麗自文宗時有恩賜與乙丙科及明經同及第此其所本也今之監試有生員試即升補試自毅宗始置試詩賦經義今之進士試即國子監試也自德宗始置或稱成均試或稱南省試試詩賦今制生員試只試經義而無詩賦者有進士試故也新及第街臨張樂自明宗始戴

花張蓋自忠穆王始不獨此也特賜屏帝六經試義四書試  
亦自忠穆始今之監試額既定必覘封彌取當路子弟為首冠  
不知此風何從來也忠烈時罷僧祖英圻糊封取其親屬或者  
此為口實仍以成俗耶可耻之甚也

### 廟制

廟制自七廟以下降殺以兩皆並始祖言也國制六品以上祭  
三世而王子勳臣則不祧所謂三世亦恐並始祖言也高麗之  
制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庶人止祭  
父母並立家廟比今法稍似詳備其七品以下二世即古之祖  
祢共廟之制也諸侯之大夫亦準天子之上士其義亦愜然庶

人祭寢豈有廟哉程子曰自七廟五廟至於祭寢而亦及於高  
祖為有服不可不祭也家禮許祭四世而無貴賤等差故及庶  
貧室皆奉高祖之主古者大夫以下不立木主木主諸侯之禮  
也故只以幣依神今用木主則處之益難古無忌祭豈祭禘祭  
節日朔望之祭至家禮悉具與無田則薦而不祭者異矣貧富  
不恒而祭節益繁將何以供辦屢空之室蝸屋土房偃樓而八  
枕藉而睡廟其暇乎愚謂惟有官者奉二世神主其餘祭寢而無廟則懼於古而不違於今矣

### 雜役米

國初大典只舉經費不及於祭享進上及列邑私用故諸進貢  
之物節節增加弊不可勝言後定為一結十二斗大同之法較

經費之數三倍之矣已是過當而列邑私用又名目無等民以之凋殘近世有常定法守宰計量一歲之用國賦之外別收米名曰雜役大邑則一結四斗而有餘小邑或一結六七斗而不足若是相懸而民猶便之者免於徵求之繁多也然有違於均賦之意朝家宜合同定式遍頒而通行何可以使諸邑各以其意私自計度耶愚謂先通計列邑之數又較量地之濶狹用之繁簡分為幾等然後定為一結五斗之中制大邑則增一斗而以充國賦小邑則減一斗而取足於國賦列邑皆依前各取六斗四斗之數餘悉歸之國賦則國賦與雜役依前不動而田輸均一矣

### 天堂地獄

司馬公謂佛法未入中國死而復生者何無八地獄見十王者此說不足以解愚民之感夫當其死也魂氣飄蕩而神識不至全昧至於復生則必有說其所之矣又必其所之有快樂苦楚之別矣特未有天堂地獄之稱趙簡子死七日而復生入天宮見上帝若使佛氏聞之必將謂升於天堂矣馬公只合以之理明

### 倒置

冠弊首履履鮮加枕華夷倒置之證宋時馬鬣為裳為其暴暑也苟取便好莫如纒總而猶不聞有聰巾者意者不可以馬畜之尾而加人首也鬢網始成於明祖之世天下便之四海同然惟剃髮者不然此豈非倒置之極耶念珠之規出自竺軋

始以無患子一百單八貫以為之近世朝中多官無論卿相庶僚盡用無患纓子宛似念珠殊不知其非將如何也又近時進士垂紳於背後亦似陰陽反易之象可異

### 中表婚

中表婚姻恐非先王之制自殷以前五世以後相與昏周人立宗故百世而昏曰不通有始祖廟故也異姓雖曰非血屬人之體膚非母血之所成乎為外祖父母服小功異姓兄弟即同服小功者也何可與昏哉竊疑周末閨門穢亂曰以成俗而不復禁也然左國諸書亦不見據禮公行者何也通典有姨母之喪服妻母之總者蓋為母之姊妹大功而妻之於母期故重從也此亦未然已之於妻正期而為母三年宜從母者重於從妻也

無論其輕重異姓姊妹服總有服則為族白帟通所謂九族之內族則尤不當婚也我東異姓之親四世之內著與為婚此我東尚遵箕子遺教種種可徵此亦恐殷制之流傳不泯歟中間王氏亂行不過因新羅朴昔金之俗而不能盡變閭里之同風者民有所守也至麗正而雖謂之箕子之教抑近之矣

### 麻疹

麻疹之疾舊雖有之其通行大熾自顯廟戊申始歷庚申壬申必一紀一熾其間頗無有人謂此乃申年有者也一紀者歲星十二歲一周天也復歷十四年丙戌丁亥之交大遍歷十二年戊戌己亥之交又遍歷十年己酉庚戌之交又遍此後一紀

之限闕焉不見歷二十二年壬申又遍死者無數其間或遲或速或闕者五星之行有遲疾順逆而運氣所值有強弱緩急故然也然十干十二支循環迭臨五運六氣衰旺各殊治法不可以一槩論也歲星木也人之五臟肝屬木此必胎生熱毒藏於肝臟值運觸發如火之燃木也其症多患脾虛木盛則克土如小兒驚風肝氣八土也其治方慎風寒使皮膚疎開斑點快透斯過半矣皮膚屬肺肺者金也肺金用事肝木內鬱為痰咳喘急此最大患然或用人參而效或用野乾而效其理難究或云痘出於臟疹出於腑臟陰而腑陽故疹表熱極盛時急用豬屎汁退其熱則表發而無患試之果然語在藥泉集余又思之

陽熱盛而不能表發則必歸於陰補其臟然後熱不用事故人參為切與臟病同例也其乍見乍隱者用金銀花煎水和龍腦一釐辰砂三分溫服則俄而汗澤自流癩透遍身此皆醫家之當講者也夫此疾運之所值而亦有前後不同者錄之欲使人察識也且烹鷄補脾也世醫出奇為鷄膏法去皮去尻去頭去臟及血脊淨洗解剝先於磁罈內覆置一小瓦積其肉於瓦上重重牢包覆以磁礫就鍋釜內浸水重湯則鷄瀋流下而肉無味其切比烹鷄絕勝凡脾虛之症皆可也

### 人法相維

許衡疏云致治之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

首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冕不以手取而以七手雖不能而用櫛與七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不煩不勞李治之言曰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有法度進君子退小人則豈不易於反掌無法度進小人退君子則豈不難於登天此二說可以互明也法之善惡何以去取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厥與者先王是也先王之道如宮室舟車裘葛飲食之類皆因民情順事理而肇創之後世無敢改也奚獨治政不然哉故與堯舜禹湯文武同道者罔不興與桀紂同事者罔不亡與必由用賢亡必由用不肖此愚智通

知也但何以知賢不肖而進退之也人之善惡者皆養之於委巷之中亦未嘗試之治政人主何由知之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若無群下採以進之人主無以有知鄭無子皮子產無切齊無鮑子管仲倂死西京之魏無知句麗之晏留厚受賞勸風動有助故曰用力不及於進賢也不特用其人福澤先及於進之者如是彼亦何心不薦以遠之夫士之未及登庸也所習業貧賤其才能未顯所取惟德行為要故堯將遜位而四岳之揚陋不過曰克諧以孝其所以為孝亦不過善處於父子兄弟之間也堯則聞之試以二女然後便以天下與之此為求賢之訣及其進也大才授大任小任授小任勿以新舊尊卑



為拘然後能與否見矣若求之無誠用之失宜或知善而不能進知惡而不能退此郭公所以止也是謂與亂同事罔不止也故無法無以治民無賢無以施法是謂人法相維而闕一不可不然如有櫛七而無手何益哉

### 歐陽玄文

李牧隱詩衣鉢當從海外傳圭齋一語尚琅然元史亦云歐陽玄之文何可得也其補許如此恨不得見其遺集也其劉靜修西像贊云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祥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猗猗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

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其文亦奇矣後明方希古祭宋景濂文似之但宜誦習

### 道統

道統之說肇自論語及孟子篇末韓愈謂其之死不得其傳此孟子已自道矣朱子又上推於羲皇下及於程夫子兄弟竊自附於其後焉吳澄云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閩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之統羲農其元也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其貞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近古之統

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孰為今日之貞乎其意有在然  
語涉強排不若云仲尼為元亨顏曾子思為利朱子為貞也明  
陳布衣真晟曰心學始終不離乎敬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堯以  
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  
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朝孔子傳約孔子傳之顏心齊曾  
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孟子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亦有發明

### 真派嫡傳

蔡虛齋云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此固然矣  
學者沂真派而上至嫡傳正宗周道如砥今人專用力於程周  
許多說話終未及半道而輒廢則亦可戒也如楊廡之學至老

篤好群言淆雜人莫適從則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吾不  
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也然事  
變不一處義各殊豈合引古而止乎近世一種學術一意執謙  
不肯別白默取名譽者亦可哂耳

### 心大心小

主靜之法如青天有日無容議為君專以此為護閉眉蓋眼不  
肯推究亦不肯讀書問之則曰我方本原上加功此與野狐禪  
何殊一著事端手脚忙亂坑井可待也然不先主靜不得為動  
之根而釁罅難掩故須準備材具於未動之前方是善學也是  
以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

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羅洪先此說亦可取也然則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緩會大又須會心必有淺養功夫心緩會小不至狂妄若此之類皆古人至論宜觀帖體認

匹夫體天

王者體天行道匹夫亦然其自強不息聖人已發其端矣凡一息之間一事之微莫不經一強字推出也夫天陽而地陰陽而陰濁其間雲霓索霧不過濁氣上騰去地不遠翳人之目視天何嘗有此耶耶謂體者以心言也以心準天思有以肖似也規其履燾並育物無不遂思欲心無不包力有不及而未嘗忘天下也規其四際清明日月旁照便思吾心之或不能洞洞明明

而有所點染也觀其霧雨陰晴風埃拂亂便思吾心之或不免利欲攪擾靈覺昏閉也推此一物一事莫不思齊內省為進修路脉是為匹夫之體天也

種綿法

民生必賴衣食衣出於桑麻桑麻之用猶不及於木棉我東之有文益漸猶廣中之黃始也蚕有先蚕之祀則今晉州之江城宜有文祠也廣中黃始祠可做也東人之滅裂如此一日友生南君自公州至為余道以業而得其妙獲利陪多綿性惡濕以水易晞為度周禮田畔之遂深廣二尺準此為渠相地赤埴而和沙礫者最良待春先縱耕而兩耜合成一畝畝廣與溝等也既立夏犁其去壁橫耕為畝畝間容草屨長一人隨牛後作坎

於畝上凹處經用布帛半尺然後納糞灰於坎內以兩畔土覆之厚二三寸令平手按之堅實亦令手有痕為識方能下種易辨也然後散下種子土覆如他例立苗欲疏而薄田不過十莖沃田六七莖必去其間畧者凡一年六七粒一耘二耘略加培壅至苗稍長而三耘益推兩畔土厚培苗間使苗四偃向外四耘又益培累高使水易晞土厚根深方免搖落也糞灰則種春麥一斗地宜輸六七駄而灰不及牛下溷者益棉性根深而無旁沁者糞灰之撒布與棉不涉故必作坎納之其莖剛而無鬯孽風撼則根動故必厚培雨霖則葉陰而葉多腐墮故偃之不得直上俾受曦陽凡綿不患不結稔但患稔而不花如是則辨

坼花敷矣詩云蓺麻如之何橫縱其畝麻亦宜燥故古人仔細農務如此也惟其根深故地氣太損過三年莖漸短花漸不嗣然用此術要無敗失云或曰不須如此擇山前側田斜耕之惟取水晞立苗從初甚疎可也待稍長而疎之則花在稍末如此者不能成棉此說亦是此治生之要務故詳錄之

### 宦官官妾

君德之敗多由於宦官官妾不獨此也宦官獨陽也官妾獨陰也獨陽獨陰其有宣通化育之理乎國之季葉必緣寡嗣而覆絕蓋由此屬之漸繁也宋仁宗時孫抃上疏曰漢永平之際常侍四負小黃門十人甬唐太宗定制無逾百負臣不敢遠引漢

唐取必於當世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幾何人  
寡之差不待臣言而可見宦官盛而結嗣未育云云漢順帝時  
卽顛論便宜云今官人侍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  
積之氣上感皇天廣嗣之術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  
福子孫千億此兩條宜採為君鑑蓋聞今之內侍及內人日益  
增多非外朝所預知而廩費無筭不敢開口出一言矣

### 閭家五梁

聞燕都閭里之家皆五梁四壁下皆有炕或用屏障遮隔炕下  
置什咒之屬冬月則熾炭人皆下炕炙手炕甚寒凜云此制於  
古無聞余考李氏寘柵中記清國本俗蓋如此其舍覆以女瓦

柱皆挿地而必向南四壁土壁築東西南面皆大闢窓戶壁下皆  
設長炕絕無遮隔主僕男女混處其中軍卒之家蓋皆土覆土而  
其制同此必八據中土一愛其俗也又聞燕俗多以石灰代瓦  
簷端有橫溝水皆同注云其果然否又聞濟州人屋皆五梁而  
無煖煖架板為廳事草藉而禦冬意者元帝為避身之所而明太祖送其支屬於此此其遺俗耶

### 朝鮮人難馴

深河之敗被拘諸人皆以掌紋麤細分兩班常漢各置之以史  
逃者相緝或殺胡女或奸而發現乃殺掌紋細者四五百人彼  
云帝豹皆可馴惟朝鮮人難馴云

### 奧主

文文山疏云莊周曰兵莫惜於志鑊鄒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  
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鑊鄒  
也與主則志也今馮恩依恩罷為奸人與主顛倒宇宙濁亂世界  
使陛下訟過於天地負罪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群下豈  
獨一奸為之哉與主者如今所謂窩主也賊徒之主謀常居人  
主之左右表裏互應釀成變亂者是也凡危  
亡之世莫不有其人而天下遂無可為之執力噫

### 瞻仰人主

聖王御世動靜云為莫不為四方之瞻仰故詩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如雷震於上群執咸應也此則已不可復見然自非大  
拂於人情亦靡然現效故高髻廣袖何與於利害而其流必至

於一尺全匹而不止也余聞閭里童謠語無根因播傳一世或  
有知根者曰皆由宮內一時之說話也以此知人主苟挂術有  
要道乎化風動易俗移風在分界中也彭汝礪之論曰四方之言  
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為凡京師之  
物其衣服冠用淺深濶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四方  
之效京師猶京師之效宮中則宮中之一物一事亦豈不伺人  
主之動息語嘿而為之趣舍也詩曰慎厥威儀惟民之則

### 桓公進賢于先祖

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為  
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蓋王者之舉賢能所

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二子之言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故明君之於輔佐未得如鴻闕其翮既得如龍反其珠重之如凍之持表行之如水之必流而國為有不治者哉

### 禁兵較藝

宋有孫何者孫武之後也頗知用兵咸平中上書云將得其人用無弱卒戰無堅敵故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跡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縱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

貳叅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其說固是然只言擇將不及所以擇擇未必武臣大將之材多出儒雅可歷驗而知也平時較試無其術臨亂則拔於行伍至於元戎苟非身先士卒衝冒鈞戟雖有孫吳之技能何以識技若只取虛驕坐談亦鮮不敗事是故較閱之術不可不講也歐陽脩之言曰百人團為一隊較其技勇拔其最為隊長合十隊之長而拔其最為十人裨將合十裨將而較之拔有見識知變通者以為大將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上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比諸豐衣厚祿驕惰無用之卒得失相萬矣余謂今之將任莫非世家純綺子弟其不及文辭者代射發跡蒙踰七經惰弛四

體驟躋笠轂坐待警言急其有幸耶又聞昇平日久而厚養禁兵故無能老病者叅居其半亡子孟休有說瘦癯之不退為米布也逐月較試分為五等輒取最下等之米布增添最上等減之又減則無能者自退矣增之又增則材能者益勵矣國無所費而賞罰明矣此古所謂飭廩補事上下其食之法其意甚明

### 管鮑

齊桓之治都基於鮑叔非鮑叔管仲不過一檻載之死囚桓雖智何從而用之仲之為用也又非事事皆治也舉賢而列於朝物各付物也其言曰墾田闢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隄朋請為大行早八晏出進諫

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臣不如東郭牙請為諫臣決獄折中不殺無辜臣不如弦章請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如王子成甫請為大司馬公欲治國強兵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仲能知人公能任賢所以成霸故有司請吏于公曰以告仲父或謂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曷哉為君公未得仲父則難既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乃管仲則凡治地掌禮匡君司刑軍旅之政各任其人其中條分派別綱舉目張則五子者亦各有以處之所以非難伊易也聖人之垂衣裳亦猶是也但仲小用其才不之王而之霸此曾西所以慨然怒也書曰無他技而有容寔能保



我子孫黎民此宰相材也仲三辱於市而鮑子不以為怯有悅而不見聽不以為不肖分射多取而不以為貪知人則哲有容則大矣進賢受上賞古之道也桓公既得仲為幸而賞不及於鮑子何也余謂斷無是矣鮑子名牙或者東郭牙即其人耶又或諫官非其職故不欲以一事任之處以輔弼疑丞之責歟未可知也孟子曰洩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若然仲之契合昭融終始大業鮑叔與有其功

### 率禮定名

法者本乎禮率禮而定制違則有刑是謂之法不本其禮法為虛設禮者正名為主也昔者齊景公飲酒而欲去禮晏子曰今

五尺之童力能勝嬰亦能勝君然而不敢者有禮故也此善喻也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名分一壞勇力皆逞國其一日存乎人皆好爵卿相之貴而臺輿奪之人皆好富寶歲之厚而窮餒奪之人皆好色閨壺之美而惡少奪之若鷹鷂之攫搏虎狼之吞噬王公失其貴法士失其雅惟拳勇是趨又以及至於兩勇相角不傾不休天下大亂矣吾區國敗家莫不由先毀禮防治禮防必有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搏飯流啜莫不致意而始而處家事君比皆從此養成此朱子撰定小學內外篇之意也今聞士大夫多忽此在家而不省轉至

朝著之上醜辱相加定非嘉兆昔勝國時有拳風之譏

可以  
鑑矣

### 瓦屋

凡物貴慮遠聖人乘殷之輅取其堅固也生民之所急食為最  
衣次之室屋又次之屋者繩直架梁用石為礎不使雨漏可支  
數百年不然腐朽傾圮材不可緇功費可惜也如欲免此不憚  
勞勩必須蓋瓦但鄉俗無力及此礪溪云各邑置瓦局其言曰  
居民或節約造瓦十數年而一材盡成瓦屋若就土木便近處  
置局燔造許民貿易其慮遠大矣且率民之方重遷為要既有  
瓦屋即奠居之一端宜亟行且地用莫如馬農業非牛不成養  
馬

牛中槁為重貧家或因  
乏此而不得養也瓦制

若行此又補益之大者

### 山城樹果

今之山城盡高巔生利頓絕或謂多樹棗栗榛雜樹許民為  
園田而盡去松檜其意甚好然山城例不能回抱周匝易以淺  
露為人窺覘則大害今之海松長茂與松無別有實可以資生  
四周樹養又可以蔽護城內也謀國者所宜講

### 薦拔畎畝

自天子達於庶人一日不可無食食以穀為主穀生於小人故  
稼穡艱難惟小人真知王公大人智思周悉雖使推測及遠體  
氣安逸耳目障礙如何帖肌切骨盡其情狀凡人心冬見葛夏  
見裘已嘗服之而猶尚厭惡况不親勞苦者耶是以殷宗久勞

于外祖甲舊為小人惟恐其覺不親功也此已不可復見矣公  
卿大夫莫非始賤而終貴者也中世猶是四方之人多起於農  
野犁鉏之中備諸茅蒲襪襖沾體塗足百辛而千勤旱澇風霜  
或不免餓瘠流亡則豈忍傷其力而奪其餬耶後世則又不然  
朝廷所常較量不難於世閱官位之高下鉅室無棄才遠邑闕  
賢德加之以科名一套巧偷羨身無愚與智有身輒貴肥饒餓  
口烈釀醺心甚者或謂駕羊耕當種米生苗中智以下皆固而  
漢甬民安得不窮且死故欲使公卿知小人之攸依必須先破  
閥閱一櫛躬知稼穡艱難者得以材德而登崇方是庶幾且尚  
閥偏黨混為一道其登廷諸臣四遠來集身族各異氣習不同

其始寧有比朋之可目今之作官莫非宗黨昏因之室而心  
比密事事糾結雲仍遮嬗爵祿傳家其仇好相形非一朝夕之  
故痼疾纏髓與亡俱亡而已雖明主御世實未易解其紛也由  
是孩童奮袂歎癡接迹民生疾苦卽一度外物矣余謂將革此  
敝非大改做脚不可古者士出於農先立力田之科薦拔于畎  
畝擇而官之歲有常數雖其不敢任者亦賜賚而復其戶俾耀  
觀聽亟罷署經之法科場封彌只記祖補之名而闕其官位其  
在用人惟其人之賢愚忘其先之顯微然後宰相子與孫不許  
並時清要掌銓者不舉畎畝有定律舉之多者有定賞猶可及  
止也高麗恭讓時新及第安純姜淮季等五人以勢家子弟並

不分館比今之俗奚啻天壤耶

### 社倉

社倉之制本於地官鉏粟屋粟閒粟春領而秋歛恤民之艱阨也昔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得六百斛散給之冬有年民願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籍于官後朱子勸立社倉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小歉卽贖其半大歉卽盡蠲之至十有四年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管三千二百石申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與本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其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愚謂旣稱社倉則繫是私事然其歛也非威不成威非刑不行此非私

門之所辦申籍於府差官來監則便是官倉里中所掌不過護守禁察而已也與今之外倉何別專靠官司則吏隸之偷損不費而但民免往來脚價之費時日之曠如此亦似少有補矣惟俗猶未敗民鮮流亡時可行不然彼三升耗米能得幾年支度耶且以借粟賑民觀之其世態物情與今大異朱子雖賢勸之安倉可也安得私貸許多而惠施耶大饑之餘雖使有年民豈肯願償官府耶民心之不盡壞可知夫然故朱子所以措手於此也至碯溪柳氏謂鄉士主幹勿與於官司是必不成矣又按隋書長孫平奏令民間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間里以備凶荒此又本於屋粟而其意極好可遵者也

朱子行狀

勉齋撰先師行狀當時說者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奏疏記述太繁申請微細必錄勉齋已著說力排然其末命儀禮從事一段與名臣錄不合朴相世采辨得明矣至其所編書却漏儀禮經傳參同契者何也參同或因異教而不採儀禮實末年大業闕世教非常勉齋於此未及照管矣雖參同用力不淺必有其義而無端掩之可乎如韓文考異何繫於理義而取之耶

易進之人

魏玄成其知治要乎其言曰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治係於

進賢不肖也何謂賢為公而不為私也小人反是孔子論儒行曰難進易退頌求其所以難易也君子治則進者思無善也亂則退者無益而害至也苟不能尊至禪民則爵位非所屑也是一步前却取決於公私之間小人則側徑邪蹊旁伺窺窺惟可得以進則進其一步前却亦決於公私之間私之害公久矣難進者雖許多蹉失畢竟殉國人也易進者雖使一時良圖善策畢竟利己人也彼以己較國利不在己忍負國矣以明黨驗之尤明朋黨者欲富貴也黨而無利何朋之有天下未有易退之朋退而為朋者必善類而不足惡也務去易進則朋黨必有至

灾異責免

國有灾異責免宰相古義也俗陋之見謂非宰相所致後世遂廢若然人主亦自謂非人事所召而恬不罪已可乎人主宜避殿自咎減膳撤樂不在宰相當如何縱曰非我其敢安坐食祿耶昔宋真宗責李穉曰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得體若宰相把為已罪則人主亦必有不安心恐懼修省宜無不至其辭位者又豈無憫迫之情上下莫不以灾為憂其於政理將有裨益矣今也都無氣像可慨

### 驕奢

貴不可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紂為象箸而箕子興歎者慮其漸有宮室輿馬之侈縱使至於太過比後世

人主必將有不及矣子貢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眾惡之歸何所不至今人論亡國之主必以桀紂為首者為驕奢之始初也使桀紂處於後世而其行止此而已則未必皆亡矣昔趙襄子為五日五夜之飲誇其不病優莫曰不及紂二日紂能七日七夜矣襄子曰吾其亡乎對曰桀紂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其言亦是後人目習耳慣便以桀紂為常故能不亡也天下苟有湯武之恭儉天下豈不怡然歸順耶然每見史策不自反已而詢人之無度桀紂復起必掩口胡盧

### 高麗經科

今之經科兼誦七書意欲博通而其終兼味七書力有不贍則

專心於訓誥數行而不暇他及也古者取明一經以上其意詳盡高麗肅宗時命太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心武學講藝雖不詳其節目槩可推知既試而八齋每四時一試先誦而後出題問八道四試然後願入他齋者許之不能者黜之至四易齋而皆通者陞為進士七易齋而皆通者陞為及第其間兼通四書及綱目宋元史及明史麗史者直許近待之班則遠方才學之士可唾手登進而朝無減裂之患矣此今制豈不天懷乎

郡邑辟召

柳碯溪謂鄉官座首別監當仕滿陞遷其意極是有未盡詳者余昔有此論今略記於此東人尚閥之風為世深痼聞座首別監之補鄙夷之不暇先須改其號與京官同補以新世之耳目雖陷於罪必申於監司待其勘斷大則竄逐小則贖鍰不得輕自箠罪其辟召也亦付之公議不必邑中不憚旁郡一如古例又必稟于上官然後為之豈不大補於治理乎余謂朝家之不能得人不行徵辟故也古時大則徵起小則辟召所以野無遺賢縱曰不真其野望自重坐待禮聘與腰帶筆研肩荷薦席微俸於試庭之間何如也朝廷既聞其賢譽不煩銓曹或德業充大國人之所屬望則不惜爵位馳驛聘召其餘使列郡檄召敦

禮優祿一如京職古道可興也况古之人主輒云舊為小人知稼穡之艱難縱不能如此居公輔之任者必起自畎畝則必細諳節屋之疾苦其隱恤極活必與生長膏腴純綺子弟不同等矣沈約云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始自鄉邑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收守八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蘇軾云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八為公卿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畚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進者不可勝數茲數說者明明洞洞不可沒也蓋親民莫如鄉官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矣監司輪遞召至詳

詰邑事察識才能為九等殿最京司據以銓擇注望不過一二  
人而時風改觀矣昔孔子為委吏乘田孟子許抱閔擊柝士既  
不得於時則為親為貧皆可屑為此故周末賢君子皆為諸侯  
之陪臣曾不為耻也至於漢世昭溫舒公孫弘于定國龔勝趙  
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樓護焦延壽朱博鮑宣仇香之倫無不  
如此人未有非之者然而不行世閥之家恐妨於已也至治之  
世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苟其賢也詢众庶者在閥與賢能  
者在鄉其肯舍乎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曾出於亳邑閥  
夫泰顛南宮适散宜生太公畢公榮公非曾出於豐鎬亦非素  
有位而貴也

遇之以道則耕等漁釣遠迹於田野嗚呼何可復見此也  
海濱者皆起而任公卿之責矣



卒伍等第

今之京中三軍門將校四百餘軍卒亦九十有餘禁軍則積仕數十年始得注望於邊堡其終身不得者大半以其人多而窠少故也余居廣州境問於荷戈之徒亦有廢貶之名其實無事而只歛錢為哨將之私用云意者古有而今廢也京兵則將出任邊堡安可闕也若一依等第而黜陟則擢之易而屈不敢怨矣四方之人亦試武出身及有藝能者輒補其闕不計久近專以等第注望則精銳倍品而緩急可賴

但鄉兵皆勒充者有賞無黜矣

祀官摘奸

國之治亂專在憲令張弛法之不行雖有仁心善政無補於國

矣三公論道百工執藝各有其職其舉以申警則有大司憲在不涉於刑獄鄙事自三公論道至百工執藝凡違法者考例舉奏勅律則付之該司違法而不奏者臺官駁而重罰則此一著為百度之要竅今也前東而後西朝白而夕黑諂所謂三日公事者愆是歇後語舉措不信刑罰不中民其可得以治耶試以一事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祈禳則祀奉先則祀不謹於此將無所謹矣既受誓戒諸執事各就其家近隣借屋齋居戲娼頑惰無所不至自上必親遣昵近小臣摘發其有無罪至罷職每祀每然亦勞矣若使憲長禁察其不謹時又命小臣摘發責歸於憲長則此特一有司事事簡而效遠矣趙浚疏云致齋三

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未知當時能舉以行之否私屋豈齋居之地法之滅裂多如此

### 改易道名

麗時忠州人有殺父者有司請降州為郡仁宗問於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殺父者殺其人壞其宅滂其宮而止耳降為郡非古也王許之今八道之名各以道中两大郡合以稱之有犯倫綱大罪則輒易道名如忠清道或稱公清或稱公洪或稱清洪其稱不定而數歲之後又還本名果何益哉或謂改其道名為湖南嶺南關西嶺北之類則無此翻覆此罪人而不罪地也苟從麗王之制無此患矣

### 田制

人無貴賤所賴者財財出於田故政莫大於田制田制首食於井井可復歟曰否古無水田溝洫以經界溝洫者濬深而導水也丘陵奇斜之地既不可畫方其平野則莫非水田以隴為畔而平治如槃而後水方留蓄既未易整頓或風雨決壞不可復正此無奈何也廢井者秦鞅鞅廢於秦而不及於關外孟子與鞅並時而周遊於晉滕齊魯之間何故不識其規制之如何諸侯雖曰去其籍從畎至漕深廣許多必千百年不迷矣我東箕子田殷末聞鑿者猶至今形制可識况遍天下距川者耶朱子已有孟子不曾親歷之疑是果何故余謂當時立法如此不曾

遍皆完成也此有旁驗禹貢甸服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自冀方以北寧有此地此亦立制如此而已也且經畧有二道或九或十都鄙鄉遂有九一什一之別兩不相合而益不可以錯置矣且置此不論就今制而言之量田宜二十年而一行不然沃瘠大小必混矣其步畝也道各有使邑各有倅里各有長執殊心別緩急厚薄之間必不能齊一人皆曰理宜優民寧失於寬雖有五種田形都不審察大府則倅必執勢力故以寬為度小邑則恐懼上官專務刻覈驗之前迹寬急迥異此亦未允宜命一人總斷各道先舉不如法者重究不信得其結負之數然後計會國用量定賦歛無容餘欠則惠澤周普矣以字為號亦舊制

也字中有第歷五結而易字第者亦如人之行第一定而不易田有東西南北之標識沒其人而書其第可以易辨田雖有主人亦一時事不得為久遠之證夫田者本國家所有也非私主所敢斷古今所憎惡者是私田之弊也私之反則公也孰非公田田主者不過借公田而耕耘納稅於公者也其互相買賣即私中事苟有大段可更者不必拘也昔王莽名天下田曰王田王者公也名之所以明其非私也其意則甚大後人莫能及其力量也不宜以其人而併掩之也凡田荒廢則務其墾闢實至何論宜別付籤紙只記時主之名至去則易之用絕後來冒稱祖業之弊凡山野之地一紙經官占為已有者罪其費價取買

者只歲私券於家如例而已別有說不贅

### 俗節

俗節以正月吉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為重皆六律之月不但九九餘五者皆重陽而九為陽數之極故特稱也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以月滿得名而春秋之始也六月十五為流頭麗時禳災之俗八月十五為秋夕起於首露王陵墓之祭歲起於冬至年於正朝宜為履端之吉日臘起於腊社起於土神寒食起於龍忌十月一日

起於秦陵四月八日起於浴佛這都是俗節

### 慶科

書曰無疆維恤亦無疆維休國君嗣位政化伊始增廣生負疑

若近之當此之時策訪治道登進賢良可矣詩賦較藝抑何所當仍而成俗凡有慶則輒設科謂之同慶增廣則謂以費多每設庭試得者十萬中一人餘皆含淚渡瀟遠人百舍重繭艱難百道未或有中何謂慰悅其不可也嬾孺之同知也然而閥閱子弟讀書非願徼待成習群起而和附宰相從而贊成為遠人之虐政未有過於此者逐年有大比逐月有黌試人無對卷之暇奔鶩若狂實行為度外其害教賊人更甚也至於三年之比專尚讀誦任付拘曲之士出身仕宦愚劣故在句讀猶迷經義何論余謂此類皆合亟去勿疑然去就懸於宰相而宰相拘於子弟搖於朋親斷無革變之理矣公孫弘曰去無用之言則事

情得此一語為今日頂門鐵用人既不外於科目而科目之言  
悉皆無用之甚者技倆不出於圈套廟朝之論議家庭之訓習  
竊竊為庸鄙是趨奈世道何哉今有一說勉意循俗而亦不拂  
衆目別設一科或遇災異或係邊憂其大故非常合有變通則  
下教論辨如今場屋策問頒布求言一般四方之士各自敷陳  
道臣合聚封進命文學博通者揀取可用許多令道臣賓興敦  
遣未隹京師召入殿庭排席離坐有司供紙筆墨硯然後一依  
漢鹽鉄論之例反覆詰難或雜互群策或別出新意使之該答  
一一汰其無用浮詞又明日如例又明日如例凡三問三對揀  
其可者數不搆定或多或少其不能成文所對愚陋與初對迥

異者知其為假手瞞國不但黜退削去儒籍永不齒於鄉中以  
恥之昔班勇上書請置西域校尉使群臣三難而勇三對蓋漢  
法有如此也然則幾識寡才始不敢生心其中遜者必多可用  
之人矣及賜茅出身清要無滯則人皆自勉而又

合於聖王之遺意耳

### 諫職

無耳曰聾無目曰瞽此天刑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與聾瞽何  
別如此者人謂之龍耳瞽而不自覺其為病也甚矣雖欲見聞形  
聲隔遠莫能用其聰明是烏故哉莫非吾心使之然也苟有誠  
存亦可以視聽於形聲之外物之真贗吉凶豈復有遮蔽巧密  
之理乎古有極聾大瞽者祭紂是也始也有龍逢比干猶有視

聽而不見聞者終也君子遠迹小人掩閉雖泰山壓雷霆獨  
其身不覺也後世亡國之君不過小桀與小紂也大臣戀寵不  
肯言小臣畏威不敢言雖欲不喪得乎故曰直聰明作元后受  
諫之謂也人情喜諛而惡讜讜則必蹟諛與利隨故容直或有  
而罪諂無聞人誰肯背利而蹈危哉古者百工執藝迭諫既吃  
祿為臣莫非諫職言路由是而廣開故曰明四目達四聰欲以  
天下之耳目為己聰明也式至於立諫官則後代之謬也惟明  
太祖益欲廣之置給事中八十一人於六科置御史於十三道  
以司封駁別置都御史六人以總之可謂固悉矣然既有其任  
則不在位者有侵官之嫌故又為躲避之捷徑終不若去之之

為得聖王既置敢諫之鼓又有誹謗之木此必有直言而無姓  
名也或恐畏罪而不敢故也其必欲得有如此也後之甄函亦  
猶是也古有地官司諫之名乃糾察萬民之職非言官也今之  
司諫院虛設公廨無人管撰廢之何害不若以諫職為兼任凡  
經政府喉院六曹京兆成均等官者皆兼御史之任通政以上  
補都御史雖莅外方猶帶此名皆得以有懷必達庶幾得之又  
有一說今之蔭仕謂之南行南行者前朝之南班也文武為東  
西班蔭仕居其下故稱南然如才德遺逸之舉何謂南行今登  
科者率多無文倖占武亦多代手得捷其不得者未必考而得  
未必優也何可以南行而少之若使宰臣薦剡不擇東西南班

有官無官惟其人以次召入昵侍而顧問有助受任補職亦使  
官迹無滯得兼諫職裨益衆多所謂能否恐非難別經幄之臣  
以講筵試臺閣之臣以獻替試掌銓之臣以拔幽隱得人材試  
度支之臣以射賦增損試各有籍記他皆例此使憲府之長計  
其任職久近辨職多少奏之無敢或闕用為陞黜之道雖欲欺  
得字

### 治盜

平時之捕盜賊與亂世之首級何異盜不治則良民受毒國有  
寇必期於克獲民有患而不思殄除可乎故荒政十二禁盜在  
中聖人之意也捕盜危事也渠必捨命躰藏非盡力不可得或  
不免剗刃或為其報仇往往陷禍不以重賞購之何以為勸亦

所以觀亂世之智勇也與動之方其可休歇耶今之酬勞不過  
堂上一階而無職得之非補懼禍殆甚故人皆不願而反思回  
避故其得之者皆無功濫取者也今若擇其出身克勦者比諸  
軍功不論門閥量其輕重先補邊堡萬戶僉使之類入授京營  
武任稍陞營將縣官使有歛艷必將不憚死生而敢為以圖進  
身之資蘓軾云別設此科遺才比皆為我用每州搜羅得二三十  
人土豪素習其情耳目遍地盜無容足地且古英偉之士多出  
群盜若導之有術寔作賊為捕賊則窮治而去之不若因其材  
而用之也如周處三害而殉國之節著於史策李勣無賴而燃  
鬚之行載諸小學鷓鴣惡聲食甚單響向所當而不可今之時  
榮利自專賤利日甚驅民為賊矣

權擬就真

天下有事有能者顯其銖劣任職不徒無利陷身懼天下無事才無可試冒進者得志則非奸佞貪黷不顯非軟熟附麗不容是以卒有变故克亂之才必出於微賤詩云哀哉不能言維躬是瘁嗚呼能言俾躬處休此古今之通弊也故曰三辰失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也然使卑踰尊踈踰戚齊桓之於管仲漢高之於韓信自非大智不能故必先施而後任也禍亂之生非有期會當小康姑息之際將何術而處之哉為國之道保民為上治兵次之修內而攘外也夫近民莫如守宰一郡之內以守宰之賢否為治亂苟非其人其十考之間不至於傷剝

流亡幾希矣趙宋許翰之言曰小吏準古法借以官資使擬郡符踐其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奮起其說甚是而亦有所本大學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周制必先試而後真也漢趙廣漢為京兆尹韓延壽為左馮翊皆滿歲稱職為真又平帝紀有一切滿秩如真之語此便是這話又范仲淹之疏曰知州不任事者轉運使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司馬公亦有自權為正之說明史每言試職宗授之別皆可考蓋歷代憲章無不如此而獨我東闕此要義所以難治也今宜著為憲始任郡寄者皆補權擬列為九等廢貶三考之間皆居上下以上者方得就真雖已就真更居下上以



下者復補權提如是者更不得注望則登仕人將自惜其身不敢肆為奸濫此勒私八公之臨徑耳治兵將禦敵兵故懸於帥臣今之帥臣專意於揪歛卒伍賂遺公卿次及肥已禦敵為度外也昔趙克國班超皆任久成切宋郭進李漢超等數十年不易任久則事練將與卒面熟情孚又或南北異俗材異殊料焉得以數遷也此理人熟不知徒緣任者欲陞人又待窳若轉機之推移也自邊堡之將至於閫帥亦皆如郡府之例權提執真各限十考庶幾得之今之閫帥無考亦失制也監司雖與秩等

未有不可考之理今者兩營不相下違理甚矣漢之刺史以六百石督察二千石豈繫名位也

貴賤哉

### 西北民心

關北本女真地內附版籍久矣關西則巴嶺以外中世或失之今既統合漸染文教猶知戎俗之可耻也明太祖欲置衛鐵嶺迤北迤西原屬開元自遼至鐵嶺命置七站站置百戶幸賴朴宜中專對之才而得罷不然則西北兩路非我有矣迤北北至公儉也迤西關西也迤東嶺東也我邦幅員極小又失其半何以為國如撫之有術固結民心猶庶保守也漢安帝時鄧隲議棄涼州虞詡云涼州士民所以父死于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漢故也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長吏子弟為掾以慰安之宋欽宗時割三鎮賂金約和三鎮之民死守不從奉使虜中如聶山王雲之類徃徃為兩河之民所殺不得已請增歲幣

以代三鎮祖賦金人以此責其失信而民情不可逆也奈何今之時廢畜齒北之人不置於朝端此為淵叢驅魚雀者也我人之逃入彼境者亦多貴顯其土豪跋扈者注注憤怒竊歎而齊民之困窮無告陰遁無猶不至空地而去之者有彼與我今嚴懼罪故也亦聞彼境之俗用人以才而不以閥閱賦於民常制之外官與民不相涉也若論點兵則我民如入死地平時困於役有事陷於陣彼俗充額則喜出師則樂攻城殺將惟恐或後戰亡榮於病沒將何以抵敵吾恐被髮伊川不待百年耳

### 偵探

兵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既難况知彼乎尋常臨民隱詐

伏奸非譏察何以盡得古之六官爽鳩為刑官爽鳩者鷹也鷹眼遠睇草樹蒙密之際雉免動靜無不明燭也然其掩覆巖身不見形迹者須賴獫狝而方覺也敵在異境詐譎百道非偵問善探雖有明智何由揣之故曰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愛爵祿金帛而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凡治國用兵莫大乎賢才故我得則安彼得則懼項羽有亞父漢祖知不去此無以勝故不惜四萬金行間而逐之四萬疑若太多漢祖先探情形非此莫可不然亞父未必可動也韓信伐趙先探不用李左車然後敢進金可汗之中地砲於遼陽也問策於諸將惟九永介云先去素崇煥然後中原可圖也遂以織造厚賂魏璫諛殺崇煥

而無復捍禦矣此細探形便先定勝筭有以處之較量才智而不計兵力也不然則非有風角鳥占枯筮朽骨之技安得以億度哉至如丙丁之燬林慶業守義州多般密偵先探動兵之日期朝廷不覺也斥和使之往也慶業屬云行到幾程當遇大兵問之則汝宜答云義州城中方屯十萬兵糧餉如山乃用白布環城如粉堞然於是兵遇而不侵義州獨免殉殘用間故也今世使价出疆孰不欲訶知虛實只知吝惜財賄逆探語笑於胡越心肝亦踈矣近世有閔姓宰相遇朱姓人於燕中浪信其為明後傾廩厚接後使之行寄書遺幣後使審之則非朱姓而破落乞丐之瞞過者也又有邊報時邊人與彼氓約其探報許以

七石米既得則減米二石彼氓笑而受之曰自此汝輩無更偵探為也我俗陋劣如此天下有久亂而無恒安安而語亂人無不舛笑為異如暑之論寒必然之理然里長者獨緝其弊表曝其緼施將有以待時禦寒則兜男幼女必相隨而拍手不知履霜堅冰反以締絡為疑也寒暑猶必歷過半歲寇亂之生不免於安武之外國人昧昧然不以為慮何哉

近侍宣召

退溪曰面論雖好或值他擾恒未盡意不如抄出所論之條寄示則可以專意細考以承誨益也又曰看書有疑欲相見質問及見不能形於言心與口不相應此宗際之言也君臣講筵亦如此唐鄭覃有書進故事之規日日如此必有補益况近侍者

以備顧問上下酬答思索轉深功夫接續雖欲放置得乎今世  
經筵或未必逐日開講縱曰有講不過文具而止依文而讀平  
口而談彼生不讀書怯勢席罷者冒進冒退不見優劣故其選  
也只論閥閱舉胄甚可駭也司馬光曰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  
直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所以然者一為無  
所壅滯一為欲知其賢否也蓋資善近崇文院凡伴直皆遠而  
使一員在近以待顧問不必面訪必書經義時務若元起難者  
日書數條中使臨門促答以為例人主亦不敢或闕此板其最  
劣汰之責及圈錄之臣則庸惰無識者自不敢叨八禁近疎遠  
之臣亦能以才超擢豈非振俗之一段乎古人之慮遠此者

### 致仕

七十致仕聖人定訓然今俗勢力者八九十而不退疎遠秩卑  
者猥不敢請此何義理孔子致仕猶月朔朝服而朝有大事則  
與聞請討陳恒雖衰老致政凡係國家重務或露章論列有何  
不可其或素乏產業不免凍餓是亦不可不念今例賜七品祿  
又歲時有酒肉粟米之問恩義兩得矣如是不去是無耻之人  
雖勒令致仕可也不然隱忍成風庶隅不復可責豈非世閱哉

### 面手不掩

人面與手常不掩夜卧覆首則袂拜而縮手謂之鮮衺禮別有  
幘握以此也醫家云人面耐寒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脉皆至

頸旬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耳故耐寒也驗之果然也余又思  
之五膈心肝在膈上心者血之主肺者氣之主血為榮氣為衛  
相隨上下通行經絡肺心脉在手肝脾腎脉在足又大小膈心  
肺之合而皆傳導之官脉亦在手手所以不喜掩藏也聞倭人  
冬月露足此雖習成而海島氣暖故耳

### 三部脉

脉有三部之別其理終不可喻古人亦未及論此夫脉之往來  
只有一路何故三才之間前後不同余零已加切然終不得也  
近時有劉姓者按婦人脉易其左右又云腎與命門男女不同  
也又任姓者云不獨易其左右前後亦可易也有崔姓者三部

之下別占三部曰彼陽而此陰心腎互易肺命門互易也余自

見多中

廣外有朴姓者論足之太溪如手之三都其說差近手  
既如此足亦恐有此理也余謂此皆出奇眩目之談其

或中者不過臆而已矣

### 舉全連坐

治天下以人得人以薦薦以才能此愚智所通知也何謂才能  
保民禦患而已事上不與焉也君子保民而得罪於上則有矣  
未有因事上而得罪於民也故曰民為上社稷次之君次之也  
論政莫如尚書終之以秦誓義有可取夷狄而不棄也秦誓是  
中亦有要大學採以著之其意不越乎薦賢則利蔽賢則殆孔  
子所取亦必在此而曾子有所受之也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

蒙顯戮此豈非聖徒之言而根於秦誓者也耶欲使薦而得人  
須申上賞顯戮之法然後方庶幾也昔楚莊罷朝而晏曰吾與  
賢相虞丘子語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侍中櫛非不欲專貴  
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為  
相未嘗進一賢安得為賢王以告虞丘子辭位而進孫叔敖楚  
之霸樊姬為之也苟有如孫叔敖之才而為人臣媚嫉掩蔽則  
死下獄投遠方宜也非不幸也是以薦主連坐之法王政之所  
不可或闕歷代而不舉者宰相不樂而人主為其撓奪也世言  
人之善惡何以知此不成說余曾論此事曰天子不知人失天  
下諸侯不知人失國為人臣不知人失官奪俸即幸也何敢諸

此法若行薦者百分慎重被薦者不敢恣肆而真能真才亦可  
得以上聞矣既薦之後觀其出言制行慮有不終則其事尤密  
無滲漏矣又若因此循默不肯剡進則不忠益甚其專於身謀  
而不患朝廷之無人可乎有令而無薦者宜與失由世之棄德  
而賤才也如欲世之尊貴才德莫此之為要也知此則斯過半  
矣唐臣陸贄之言曰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  
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  
贖金如是則苟無其才孰能當任苟當其任必將竭力此聖王  
無為而理之道也其說亦是世之病難行者莫不曰人心不古  
私意交橫功與過無以別也此知小而不知大也甲是而乙非  
互善惡也從而進退則事未必得中然人風則改觀矣縱使非

善其進之者心以為善也縱使非惡其退之者心以為惡也使  
天下之人明知意在進其善退其惡則有益矣比如射之不巧  
者雖百發皆不能中人其恃其不巧而不為之備耶又如設科  
取文詞也今之所取八九皆劣者未必不得然今之應舉惟務  
榮精者設科之意本在此故也孰敢曰吾將劣文詞而析中乎  
立法之意民不得不從也故凡國之布教只觀大體如水流必  
下火炎必上古今非有行而不弊者也因噎廢食避人官罰有  
年月之限無少容貸則民情豈不振刷乎此法又須兼九等廢  
貶然後可行不爾則凡必將因循遷延而不肯修舉矣善惡惟悉  
不如今之兩句草率縱無顯見過惡苟釋容身無所施為亦可  
以懲戒矣又如宰列通班使大臣品考如例其御史巡道發其

職濫必留郡數日以文字發問渠自談答據以為案俾無後言將舉一而諷百  
矣

